

中景：空間意外與感覺關係

——《邊緣地景》×北美館大廳

In-between Scene: The Accident of Space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Perception The Landscape of Boundary × TFAM Hall

文 |
邱俊達
Chiu Chun-ta

從事策展實踐、藝術評論與美學研究，曾任《藝術觀點 ACT》雜誌編輯；
現就讀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

「北美館大廳」是作品嗎？或者說，它可以是一件作品嗎？如何可能？或許，從它與《邊緣地景——感覺的物質線》（以下簡稱《地景》）因著「X-Site地景裝置計畫」的意外開始。意外，不僅是偶然，毋寧是「大廳」作品的力量來自於一種「意外性」，它發生於觀者在兩造空間屬性、建築觀念、身體閱讀、可視與所視、規範限界及至人之存在等諸種層面的交錯，所形成「空間意外」與「感覺關係」之中。

中景：
一種中間角色
的感覺關係。

一直以來，北美館大廳作為踏進館舍的首要場域，既包含行政管理區，亦是滿足展覽、作品展出、活動舉辦等需求之機能性空間，對一般民眾來說，更多是出入館、來往流動之間短暫歇憩的處所。這些面向，某種程度上闡述著北美館大廳的「性格」——其建築樣式、目的（展示、典藏、教育）、運作機制、層級管理系統，以及標榜功能主義的實用取徑——皆具現一種柯比意（Le Corbusier）以來所標榜、訴諸實用的現代主義建築理念。然而，同樣是「現代主義」（Modernism），對於「空間」的處理上，建築與藝術上有著截然不同的取向：為了「居住」，還是為了「感受」？這之間必然是矛盾的嗎？或者，這兩者如何在相互啟發、取徑、靠攏中，重新「定位」自身？如何透過技術上、形式上、觀念上，或者更重要的，一種「生活／生命態度」的創造，來轉化、消融這種矛盾？地景藝術之於現代建築、後現代建築之間，始終扮演著微妙而難以定義的「中間角色」，如同《邊緣地景》作為地景藝術裝置，卻也同時探問著現代主義建築與空間、身體之間共構的「感覺關係」，而在與「大廳」的關係中，



折射出更多種空間意外的時刻。基於此，「中景」嘗試邀請六位《地景》工作團隊成員陳宣誠、蘇富源、任大賢、鐘孟穎、朱亭璇、吳緯鴻，透過紙上策展，從再熟悉不過的《地景》與施作數月間往返無數的「大廳」經驗，提取特定的感性元素，藉由模型與觀念層面，從構作轉為創作，將「邊緣—身體—空間」的問題透過另種視覺與想像表現，轉化為場址與空間感知的間隙視野，來延展出關於「中間角色」的思維與層次。

中景體驗： 《地景》×大廳

具體來說，《地景》與「大廳」的「感覺關係」，是從同源異形的兩種質性空間所共有物質性或非物質性的「感性元素」，因著相互毗鄰——僅3、5公尺的距離——形成空間感、量體與材質之間的怪異組裝，並結合觀者梭巡、移動其中的身體感變化，帶動、創造出一種拼貼、並置、穿透、疊加、溶接的「中景」體驗。那麼，這種體驗內容究竟為何？所謂的「感性元素」與「感覺關係」又是什麼？它如何指向一種「空間意外」，來將個體的「感—知」層面帶入到一種「對話關係」的參與？最終要闡述的又是什麼？無非是為了開展出對於「空間」——或者說刻版化的空間與建築——多元想像的契機。

這首先必須先從《地景》的創作理念與體感經驗談起。首先，《地景》與「北美館大廳」的同源異形，在於《地景》最初發想為在館外廣場上構造一個尺寸「1：1」於北美館大廳的鏡像負空間。然而，這並非僅是進行「虛—實」轉換的空間再現，亦非「空間搬移」的場所移置行動，而是在觀念上，選擇將理性主導、規定分明的「大廳」，移交給「感性」邏輯予以在不同基礎上進行重新研發的工作。比如，當觀者走入《地景》之中，視野所見或綠或黃的竹子上頭，嵌鎖著金屬與螺絲構件，進而有秩序地橫豎排引出行走步道與整體結構；踩踏其上，鞋底因竹架構而感受到輕微的彈性；路徑上的紅色扶把，是從出、入口端延展來，既輔助行走過程，又彷如茁長的生命體；繞行其中，景色因高低遠近、天氣晴陰、暮昏燈映而在視野中轉變；小木椅散落各處，用於憩坐，也在數個週末午後成為現場「對話論壇」、晚間音樂表演活動游擊座位。上述《地景》體驗的片段場景，僅為描繪「感性元素」質性的細微差異，而感性邏輯的力量，便是在這種身體感與空間感的相互作用，在自然材質與工業產件的搭組，在秩序的結構設計與觀覽守則，以及渴求隨性、放任與自由的身體中，導引出動態性體感經驗，將這些感性事件銘刻進觀者的體內心中。

六種空間意外的視野。

換言之，透過環境探索的誘惑／引導，《地景》扮演起將環境與觀者身體組裝起的中介，也進一步重新與再次關連起與「大廳」的「感覺關係」。《地景》與「大廳」各自擁有的感性元素——光線、溫度、聲響、環境關係、空間感（空與滿）、時間性、方向性（定位、穿透、折映）、秩序等——在兩個差異極大的「空間—感覺系統」的並置中，或者同時且多元地感受，或者在系統的快速切換間，帶來身體感知落差、斷裂感，而引發對於「空間」、「建築」、「地景」更深刻地思考。因而，「中景」並非空間或位置之「中」，而是關於間隙、斷裂、落差、切換、交錯、溶接之處的獨特景象，比如，大廳的玻璃帷幕映照著《地景》之景，或朝陽穿過《地景》涉入「大廳」之景，這種時刻，是空間的意外、事件，往往不免讓人感覺有點超現實的瘋狂，也恰恰因著這種輕微的瘋狂，得以鬆綁、解放並開啟觀者對於空間的想像。這是「中景」透過《地景》與「大廳」在「感覺關係」的對話引導中，呈現「不可見之景」的企圖，是透過感覺系統的轉換，將不可見性轉為可見。

為了開啟這一點點輕微地瘋狂，為了推強空間意外的場景力量，六位創作者將針對「空缺」、「溶創」、「線構」、「規範」、「穿越」、「活動」六個概念來進行創作與呈現。陳宣誠透過身體介入大廳的「空間拓樸」行為，將所謂的「空缺」，透過參照點建立、物質性的顯現而轉化為可感知的「邊緣」，從中探問「身體如何意識邊緣」。蘇富源將存在「正—負」關係的「大廳—《地景》」辯證式地加以溶合，透過「合」空間的創造，更新了大廳作為外在「容器」與《地景》作為內在座標軸線的意涵。任大賢從雕塑的基本觀念，也就是線構到立面的構成，探索基本的「空間化」思維以及從中衍生出造型性、媒材感知等問題，彷彿提供一種想像：倘若大廳與《地景》的主要材質相互轉換，兩者將會如何？鍾孟穎回到「存在者」與「可見性」的基本關係來思考邊緣。建築現象學中，存在者從自身作為空間座標的原點到「場所化」，其中涉及到的便是如何一次次穿越表象，達到與環境中其他存在者建立關係的過程，而這首先取決於觀看者的意志。角膜上的顯像，是等待想像力將之世界化的表象。朱亭璇從《地景》應當允許觀者自在活動其中的理念，實際上仍難以避免管理式的參觀規定帶來的矛盾感，因而試圖針對現代空間中無所不在的「規範」，構想將之解放的可能，這首先是當美術館成為一個休憩娛樂的沙灘開始，然而，規範線再怎麼模糊，真的可能消失嗎？吳緯鴻同樣有著解放空間的理念，但著重於空間形式與人類活動關係的想像：水平面的砌牆行為？看似創造出一種隔絕線，卻得已在「勞動技藝」中轉為觀賞的表演；垂直高曠的大廳，則在《地景》的逆生長與樓梯空間的想像中，轉為遊玩與休憩的場所。中景透過這六種視野，希望延展出更多空間的體驗、想像與反思：或許是空間性的相互延展、機能性的相互補充、感覺質素的相互轉化、與自然環境的對話重啟、建築觀念揚棄論辯、制度的自由的箝制與彰顯……唯有透過空間意外，透過「中景」持續／擾動／毀壞《地景》與「大廳」，一種整體的作品化才可能發生，然後重新論定建築或者空間之於我們存在的關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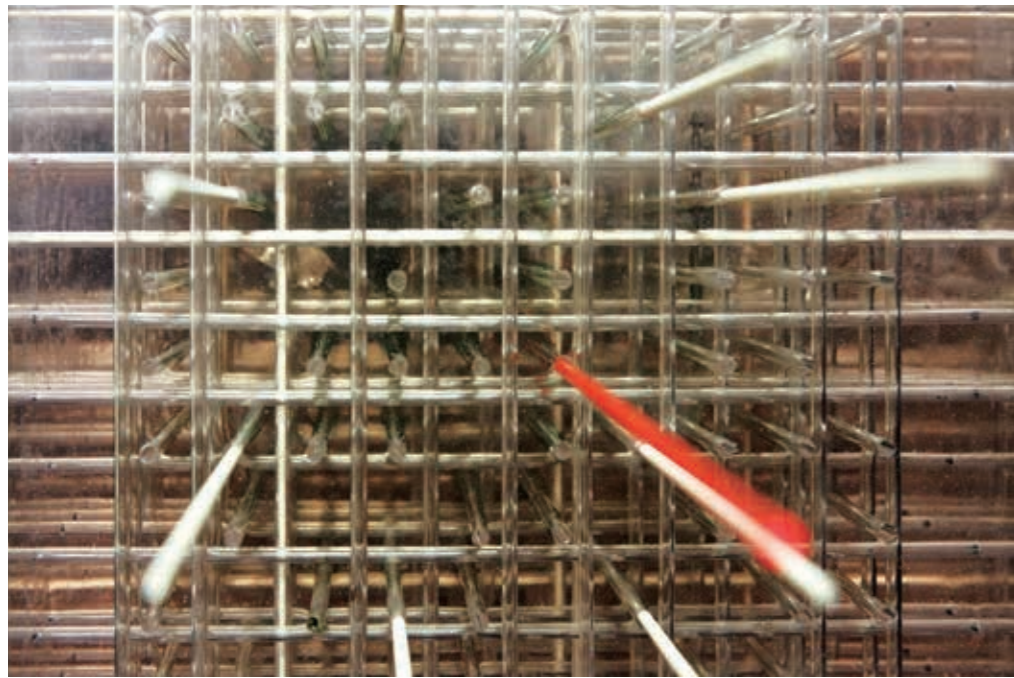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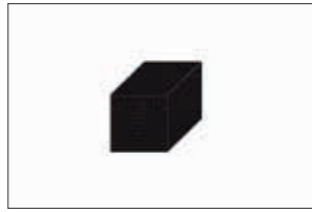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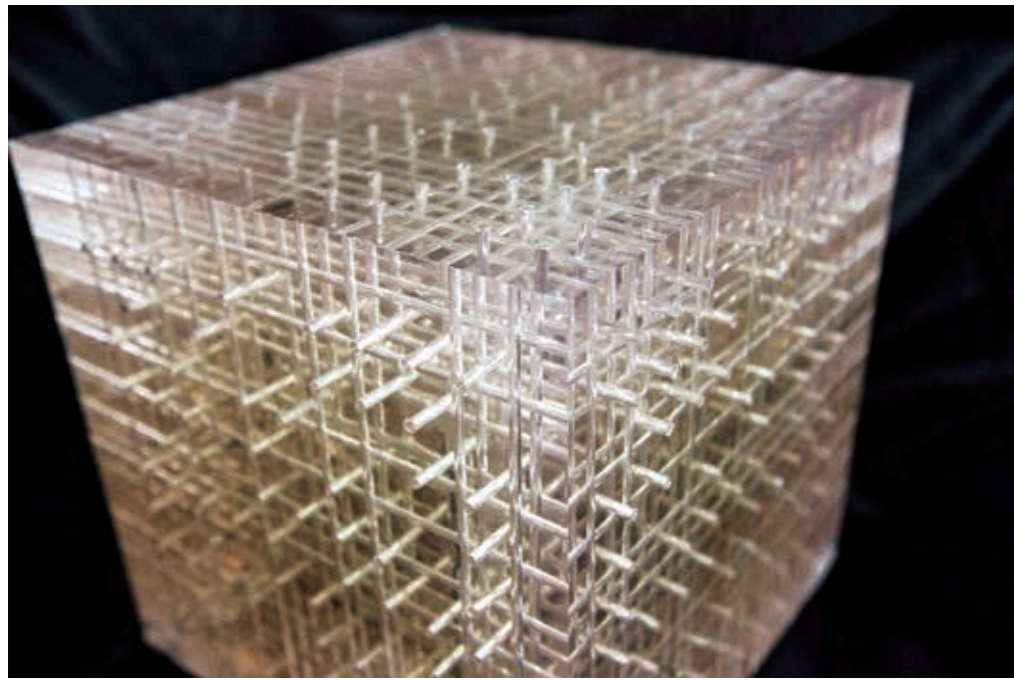


色鉛、墨、紙本、身體，2014

邊緣——感覺的空缺

什麼是邊緣？身體如何意識邊緣？對邊緣進行拓印，身體的位置何在？拓印是很基礎的記錄行為，特別是透過身體，以一種非常接近的距離。當如此接近，身體不僅生產視覺圖像，也意識到氣味、觸感、溫度與身體和物質的邊界。在這件作品中，我對美術館大廳中身體可及的邊緣進行拓印，美術館的牆面、電源的開關、木頭的座椅、扶手、腳踏墊……等，其實這些元素都被身體用各式各樣的方式拓印了無數次，也產生了時間的痕跡，我透過在建築圖上慣於用來表現光和地的色鉛，對這些痕跡進行再拓印，並排呈現為一種觀看。在這些身體可及的拓印生產上，疊畫了許多當下身體不可及的元素，雨、吊橋、光著腳丫、屋頂……等，一次次將身體當下的位置移往想像。諸位，觀看的同時，也請放進你們的想像。

.....
 陳宣誠
 建築師、策展人及中原大學建築系專任教師；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與理論研究所博士生



合成樹脂 (Poly)、壓克力棒、木棒，2014

中景

《邊緣地景》在廣場上以竹構架重新描繪出大廳的座標系統，是一個將空間展開的實驗。但若將圍塑出廣場負空間的構架推回去正空間（北美館大廳）內，會變成什麼？像是一個展開的盒子又被收起，正負空間的相對性（或是互補性）在此開始對話。這樣的關係到底是內外的互換還是大廳的延伸？

蘇富源

美國賓州大學建築設計碩士畢業，蘇富源建築師事務所



大理石、花崗石、不銹鋼，2014

灰階

對雕塑而言，空間即是存在，存在亦是空間，建築某種程度上將這種存在與人的關係具體化，而建築藝術有時更像是處理精神空間的實驗。以線性的元素為基礎，用習慣性的線性描繪，將線與線組合成的面投射到作品中，構成三角、圓、方等可能衍生出的種種變化的基本構形，從中尋求簡單與複雜的平衡點，再加入其他元素，讓創作亦可簡亦可繁。

任大賢

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，目前生活與創作於台南。



數位相機 (without Photoshop)、角膜 (of Someone) , 2014

無題

任何似阻隔的線並非邊緣；
身為觀看者（受者）自身即是空間的邊緣。

假設「角膜」即是那道平面，
「看見」或者「看見並感受成為個人意志」，
成為是否穿越平面（邊緣線）的關鍵。

當因為「所見」而觸發構架和大廳內外結合的聯想時，
已用想像力貫穿、穿越了形體的平面，
也同時穿越了內在感受的介面。

.....
鍾孟穎

Spéos Paris Photographic Institute 畢業，習以攝影手法呈現影像及概念創作



影像合成：北美館大廳（館方提供）與沙灘，2014

解放空間規範

場域有其空間規範，此存在，使場域有不一樣的人為姿態。一般大眾理解之美術館所屬的空間規範透過場域轉換，而有所解放與變化——邊界，身體，感知及規範。當北美館大廳置入沙灘時，是否可於美術館大廳曬日光浴、穿著泳裝、休憩、玩沙堆……等等的行為在此發生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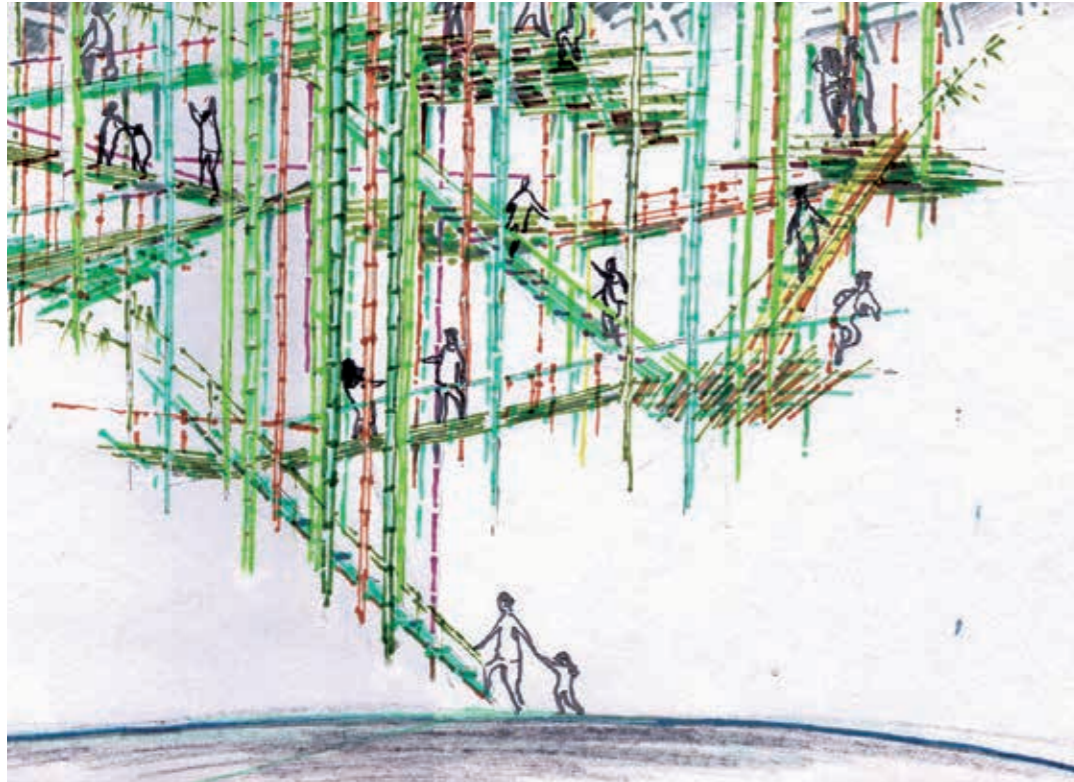
.....
朱亭璇

中原大學建築系、英國 Arts in Interior and Spatial Design, UAL 碩士畢業

未明的雲朵：一城七街 「台北路上偵探團」工作坊



《砌磚》，黑色簽字筆、素描本，2013



《爬山》，彩色筆、素描本，2014

往北美館的山上

一位砌磚師傅，足以讓你屏氣凝神，忘卻時間。他正扎實地對抗地心引力。

一座旋轉樓梯，想像著每一階開始發生不同的事情。我們探索地心引力。

在北美館大廳，明亮高闊的空間尺度，還有那堅強的空間圖騰——足以撐起一切的格子樑：

這是只有在這兒能發生，由建築師隱藏的狂想；一格格的凹陷空間容納了生命，開始冒出了竹向下生長，快碰到地面了！人們輕踏腳步，沿著竹子往上爬，自身是風景，眾人的情感也是風景，很多人走著，在上面聊天、小歇、看書，伸展筋骨，然而耐人尋味的是，視界被反轉了，人們擁抱這唯一顯現的建築本質——厚實的構造藝術，身體、風景卻隨著竹的輕飄盪，晃啊晃總是會擺回來；大廳的天空因為有樑、竹與人而變得熱鬧了。此時，格子為底，地板為天，我們終於悠遊於地心引力。

吳緯鴻

中原大學建築系、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畢業；工作領域包含建築、空間及繪畫創作



《樓梯》，墨筆、水彩、素描本，2013



Cloud of Unknowing : A City with Seven Streets—
Fujimori and ROJO Workshop in Taipei